

《诗经·邶风·绿衣》主旨考论

黄璐薇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绿衣》一诗的聚讼主要集中于《绿衣》之情、“绿衣”服饰、“绿衣”归属等问题。首先,《绿衣》之情当为“思古人”无疑;其次,“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形制及“外丝绸,内葛衣”的穿法,在当时社会是符合礼制的,此现象并不能作为“妾上僭”的暗喻。另外,古籍提到“绿衣”为嬖人所服。由“绿兮丝兮,女所治兮”可知,作者所思者即治丝之人。在诸侯后宫中,姪娣应当是丝枲之事的主要负责人,嬖人受其管理。对应到卫庄公的后宫,厉嬖之娣戴妫早逝,嬖人在丝枲之事中与其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因此,《绿衣》是嬖人为戴妫所作的悼亡诗。

关键词:绿衣;嬖人;戴妫;丝枲之事;悼亡诗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23)04-0035-07

DOI:10.13834/j.cnki.czsfxyxb.2023.04.014

《诗经》的阐释经历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明清朴学以及近代疑古派的洗礼,不同的历史时代不断地赋予其新的内涵。由于读《诗》人数众多,一诗多解的情况屡见不鲜。《邶风·绿衣》被称为悼亡诗的鼻祖,哀祭文的前身,其诗旨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绿衣》之情——“忧”“思”之辩

《绿衣》全诗共四章,每章由四句构成。其诗云: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1]156-159}

诗旨的阐释与解诗者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汉儒解诗通常从经学角度展开,而近代学者更倾向于从文本与美学的角度论诗。诗中两次出现了“心之忧矣”与“我思古人”。其诗旨究竟是“忧”是“思”,古代学者与近现代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要而言之,《绿衣》的阐释经历了从“忧”到“思”的转变。

(一)心之忧矣——因忧而思

古代注家的阐释几乎皆以“庄姜之忧”为主旨,但对其所忧何事却有着不同的解读。毛亨最先提出“庄姜伤己说”,《序》曰:“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

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郑玄进一步指出了上僭者的身份,“妾上僭者,谓公子州吁之母。”孔颖达从郑说,认为庄姜“伤己不被宠遇,是故而作是诗也。”^{[1]155-156}总而言之,经学家的解读大抵以庄公宠妾灭妻,庄姜伤己为主。

但也有学者认为庄姜是一位具有远大格局的女子,其所忧并不局限于个人际遇,而是事关家国存亡的大事。宋代的李樛、黄樛提出了“庄姜忧国说”。《诗李黄集解》有云:“今嫡反在下,妾反居上,何以为国?名分之不正则国随之亡。”^[2]黄李二人以首足作比,认为妾上僭的现象正如人之首在下而足在上的景象。庄姜从尊卑颠倒现象中看到了国之将亡的命运,故而忧虑。此后不久,宋人谢枋得进一步提出:“庄姜之心,岂但忧一身哉?为君忧,为君之子忧,为国家后日忧,其忧何时能止也?”^[3]庄姜之忧不仅局限于自身遭际,而是忧君忧国忧天下。

清人夏忻提出了“庄姜忧古制说”,对庄姜之忧描述得更加具体化,“此关嫡庶之大分,治乱之大防,非一人一身之事。”^{[4]84}庄姜所忧的是卫庄公不遵古制,古制不存,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继而影响到国家命运。今之学者富金壁在其作《诗经新释》继承了此说,“庄姜感于嫡妾失位,必为祸端,遂作此诗,以抒

收稿日期:2023-06-26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哀祭文发展史”,编号:No. 21XZW045。

作者简介:黄璐薇(1991-),女,福建古田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2022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忧思。”^[5]而邸永强认为,庄姜之忧在于“时下妇人中道丧失”^[6]。

早期的学者认为庄姜为妾上僭之事忧愁不已,因此怀念恪守礼法的古人。是“心之忧”导致了“思古人”。在支持此说的学者中,对于庄姜所思何人,历代注家的解读也不尽相同。

《毛传》注明了“古人”为“古之君子”。《郑笺》进一步明确其身份为“古之圣人制礼者”。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思古人有尝遭此而善处之者以自厉焉,使不至于有过而已”。^[7]²⁵朱子认为庄姜“思古人”的目的是学习古人的处世之道以自勉,从而使自己行为无过。明代朱善提出,“然古人之处此,亦岂有他道哉?亦曰:安于义命而已矣。”^[8]直接指出了古人的自处之法——安于义命。因此,明代袁仁赞庄姜曰:“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庄姜所以为贤也。”^[9]

王先谦认为诗中两处“思古人”的含义不同。庄姜第一次思古人,想到上僭之妾并非本性恶劣,而是无人教导的缘故才导致了今日的局面。庄姜想到恪守礼法的古人,想以其人之品行对上僭之妾作个比喻,从而教导嬖妾明白事理,免于罪过。庄姜第二次思古人,是由于自己身处难堪的境地,想到乐天安命的古人,心中向往。两处“思古人”皆体现出庄姜忠厚之至的品格^[10]¹⁵⁵。

近代学者张西堂《诗经六论》将《绿衣》归纳在“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之中,他认为此诗作者为一位缝纫的女子,诗中之“忧”其实是愤恨之情。“这明明是女子在丝织缝纫的劳动中所唱出的歌声。她一方面叙述她的劳动,一方面愤恨当时社会上种种的不正常。”^[11]周文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缝纫女子的身份,提出《绿衣》的作者为原居邶地后沦为周之奴隶的女奴^[12]。

(二)我思古人——因思而忧

20世纪以来,疑古派的兴起冲破了传统经学的藩篱,对于《绿衣》诗旨的解读而言,“思”的意蕴更浓了。近现代学者对《绿衣》主旨的认定由“心之忧矣”转为了“我思古人”,他们认为是“思古人”导致了“心之忧”。

刘大白在《白屋说诗》中推翻旧说:“咱们在这篇诗底字里行间,找不出一点关涉卫庄姜的事实来……其实,这篇诗是一篇悼亡诗或念旧诗。”^[13]实际上,刘氏更倾向于《绿衣》作悼亡诗解。而闻一多则更倾向于作念旧诗解,他在《风诗类钞》中评《绿衣(邶二七)》道:“感旧也。妇人无过被出,非其夫所

愿。他日夫因衣妇旧所制衣,感而思之,遂作此诗。”^[14]陈介白、高亨、程俊英、蒋见元等学者都将此诗认定为悼亡诗。“忧”是由“思”导致的,因此,全诗的情感主旨在于“思”。诗中的“女”指的是亡妻,其丈夫看到她生前所制的“绿衣”,思念之情便不可遏制地迸发而出。刘毓庆先生则认为《绿衣》为卫庄姜思念侍妾戴妫之作^[15]。

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是我们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第十简记载的是孔子对二《南》及《邶风》部分篇目主旨的点评,包含了“《绿衣》之思”,点明了诗篇的主旨为思念之情。在第十六简中,孔子进一步点明了诗篇的创作动机,“《绿衣》之忧,思古人也”表明了作者之忧是“思古人”的缘故,并非由“妾上僭”引起^[16]¹³⁹。若按传统经学之论,庄姜之忧由“妾上僭”引发,“思古人”只是她对现实状况束手无策而发出的感慨,那么诗篇主旨则应定为“心之忧”而非“思古人”了。因此,《绿衣》的情感主旨应当认定为“思古人”。

二、“绿衣”服饰——绿丝在外,黄葛在内

(一)“绿衣”的性质

“绿衣”为贯穿全诗的线索,其性质对于诗篇的解读尤为重要。首先,应判断“绿衣”究竟是虚拟意象还是确有实物。对于这个问题,各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古之学者中,毛亨认为绿衣为“兴”;而朱熹认为绿衣为“比”。从毛、朱之说者大多认为绿衣仅作为比兴的意象存在,为虚构之衣。郑玄认为“绿当为祿,故作祿,转作绿,字之误也。”孔颖达进一步分析:“诗者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举实无之绿衣以为喻。”^[1]¹⁵⁵⁻¹⁵⁶他提出绿衣即“祿衣”,是当时王后的六服之一。此礼服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诗中亦是作为“妾上僭”的譬喻。近代学者大多主张绿衣为实物,但对于其归属却有不同的解读。闻一多提出绿衣是弃妇生前为丈夫所制之衣,高亨则认为绿衣是亡妇留下的遗物。

《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他物”作为主旨的衬托,在诗中出现时仅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与“所咏之辞”是泾渭分明的。在书写“所咏之辞”时,作者便不再提起先前的“他物”。如“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周南·关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等皆是如此。而在《绿衣》一诗中,“绿衣”为贯穿全诗的线索,作者将“绿衣”的各个方面反复吟咏。在第三章中,“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与其主

旨“我思古人，俾无訖兮”是密切相关的。诗中的“绿衣”由“女”所治成，还有人认为“女”即作者所思的“古人”。因此，“绿衣”与“所咏之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诗篇的核心线索，并不仅作为比兴意象而存在。

从诗的二、三、四两章可以看出，“绿丝”与“絺绤”指的皆是服饰的材质，非常具象。首先，若仅是作为虚拟的比兴意象表达妾上僭的反常现象，“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色彩描写就已足够，何须再对服饰的材质进行赘述？其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描写的是治丝的场景，有一定的画面感，这显然是作者回忆或想象出来的，只有真实存在的绿衣才能引发如此联想。最后，“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写的是作者身着“絺绤”（葛衣），感受到了风的凄寒。若是虚构之衣，如何能让人感到寒冷？

综上所述，绿衣服饰确有实物，并不是虚拟的比兴意象。

（二）“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颜色与形制

古代学者对于“绿衣”颜色的看法不尽相同，毛亨认为“绿衣”指的是表层为绿，内里为黄，且上衣为绿，下裳为黄的服饰。郑玄对此有不同看法，《笺》云：“绿当为祿，故作祿，转作绿，字之误也。”^{[1]155}他认为“绿衣”之“绿”是错别字，这个词原本应为“祿衣”。《周礼·内司服》有云：“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衾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绿衣。”^{[17]146}此处的“绿衣”即“祿衣”之误写。祿衣为王后六服之一，表层黑色，里层白色。但诗中的祿衣却是以黄为里，这是不合礼制的。孔颖达支持郑笺“绿当为祿”的说法，他进一步提出三个证据。首先，“此《绿衣》与《内司服》‘绿衣’字同，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绿衣言色，明其误也。”^{[1]156}其次，《礼记·丧大记》中有“士妻，以祿衣”的说法，但《周礼·内司服》中却没有“祿衣”一词，故《内司服》中的“绿衣”与《丧大记》中的“祿衣”应属同一词。最后，孔氏推断“诗者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举实无之绿衣以为喻。”^{[1]155-156}清人陈乔枏支持郑说，“祿字当为缘之误。……缘与绿形近而误，故曰转作绿字之误也。”^[18]他指出了“祿”“缘”“绿”三字的近似关系。

也有不少学者反对郑玄之说。欧阳修《毛诗本义》曰：“若改字以就已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19]郝敬《毛诗序说》在支持《毛传》的基础上提出了“木克土”的说法，“夫人位中宫，黄者中央之正色，杂之以青，则为绿青木气也，克土以比中宫之见逼于旁孽

也。”认为嬖人代表青木之气，克倒了代表中宫的黄土之气^[20]。王先谦亦反对郑笺的说法，他认为诗中的“绿衣”之色类似青黄色，又连举数例以证明“绿衣”一词自古有之，其为未嫁之人及婢妾所服，并不是“祿衣”的误写^{[10]154}。

其实，纵观全诗共出现了五个“绿”字。若是笔误，仅可能出错一两处，不太可能五处同时写错。另外，“祿衣”为黑色礼服，而“绿”字本身代表着另一种颜色，故不可能有“绿”通“祿”的用法。黄焯提出，“信如笺说，‘绿衣’可改为‘祿衣’，而下章‘绿丝’亦可改为‘祿丝’乎？”^[21]先秦文献中亦无“祿丝”一词。对于这个问题，上博简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其第十简中提到了“《绿衣》之思”，第十六简又云：“《绿衣》之忧，思古人也。”^{[16]145}竹简上的文字经加工整理后清晰可见，确为“绿衣”而非“祿衣”。综上所述，“绿衣黄里”的颜色之辨当从毛说，指的就是绿色与黄色。

正色与间色的定义则起源于我国的冠服制度，当时的贵族出席不同的场合必须搭配特定的服饰。《尚书大传》释曰：“山龙青，华虫黄，作会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22]明确了正色为青、黄、黑、白、赤五色，而绿色不在其中，是为间色。《礼记·玉藻》中也确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规定。

对于“绿衣”形制的认定，毛亨、郑玄、孔颖达、朱熹等诸多学者皆认为“绿衣黄里”指的是外表为绿，内侧为黄的服饰。而“黄裳”指的是此“绿衣”所搭配黄色下裳。毛亨提出“绿间色，黄正色”，即间色之衣以正色为里、正色为裳。如此设计违反了礼法，故作者以此暗喻妾上僭的行为。郑玄曰：“妇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1]157}从服饰形制的角度说明“绿衣”为妇人之衣，即“绿衣”“黄里”“黄裳”为两件服饰，其中“绿衣”在外，“黄里”“黄裳”为一体，穿在内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云：“《说文》：‘里衣，内也。’此章对里言则衣是在表之衣，下章对裳言知衣是在上之衣，因文以见义也。”^{[10]153}闻一多在此基础上提出：“衣在表，裳在里，衣短裳长，短不能掩长，故自外视之，衣在上，裳在下，此章曰‘绿衣黄里’，以内外言之，下章曰‘绿衣黄裳’，以上下言之，里之与裳，宁有二事哉？”^[23]深以为然。

《秦风·无衣》有“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之语。袍是上下不分衣裳的长款服饰，在先秦时期，袍多被当作内衣，后世才逐渐演变成为外衣。《释名·释衣服》有云：“袍，苞也。苞，内衣也。”“泽”的古字为“澤”，此处应通“釋”。《疏》云：“笺以上袍

下裳,则此亦衣名,故易传为‘禪’。《说文》云:‘禪,袴也。’是其褻衣近汗垢也。禪是袍类,故《论语》注云:‘褻衣,袍禪也。’^{[1]418}由此可知,此处的袍、泽、裳指的皆为内衣,其中“裳”指的是袍的下半部分。因此,“黄里”“黄裳”二者当为一体,形如袍状,为内衣。“绿衣”与“黄袍”搭配成一整套服饰,从整体观之,其形制呈外短内长之貌,因此才有了“绿衣黄裳”之说,同时也正合“妇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的形制。

(三) 絺兮綌兮——关于葛布服饰

“絺兮綌兮”与“绿兮衣兮”“绿兮丝兮”相对应,指的是服饰的材质。除《绿衣》之外,“絺”“綌”也曾出现在《诗经》的其他诗句中。据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的注释,统计如下表1:

表1 “絺”“綌”在《诗经注析》的统计

篇名	原文	服饰材质	翻译
《周南·葛覃》	为絺为綌,服之无斁。	絺、綌	絺:细夏布 綌:粗夏布
《邶风·绿衣》	絺兮綌兮,凄其以风。	絺、綌	絺:细葛 綌:粗葛
《邶风·君子偕老》	蒙彼绉絺,是继祥也。	绉絺	绉絺:细夏布, 今名绉纱

《注析》中对于“絺”“綌”的解释不尽相同。《葛覃》中的“絺”“綌”分别为细夏布与粗夏布;《绿衣》中却为细葛与粗葛。由此可见,程先生认为夏布即葛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章太炎全集》中有《夏布说》一文,其文有云:

吉贝行而麻布废,独夏布以麻织自若,然与絺綌又异。《说文》“絺细葛也,綌粗葛也”,《诗·葛覃》“为絺为綌”,是絺綌乃今之葛布。夏布以麻为之,与絺綌自殊矣。^[24]

其中明确说明了夏布“以麻为之”,指的是麻布。而絺綌属葛布,以葛纤维制成,并非夏布。葛布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早期的葛布质地粗糙,比起丝绸相去甚远。在商至西周时期,丝绸只供应给奴隶主和贵族。当时的庶民只能穿本色的麻、葛或粗毛布衣。西周朝廷还专门设有“掌葛”的官员,《周礼》有云:“掌葛掌以时征絺綌之材于山农。”^{[17]146}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采葛制衣的技巧。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常年割据混战。纷争不断的社会现状使各国百姓的流动性极大增强,同时也推动了各地之间的商品技术流通。这一时期的葛、丝、麻纺织业变得空前繁荣,葛布的质量精益求精,逐渐被贵族阶层采用^[25]。《邶风·君子偕老》正

作于这一时期,诗中卫宣姜所穿的正是葛布中质地最为精细的“绉”。后世的《越绝书》记载了“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一事^[26]。此时的葛布已被当作礼品献给吴王。可知在春秋时期,葛布被贵族阶层广泛采用,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能够制造出质地精良的葛衣了。

葛的种类繁多,黄葛属于其中的一种,所制成的葛布是黄色的。古籍中不乏关于黄葛制衣的记载,《吴越春秋》有云:“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欲献之。”^[27]李白曾作《黄葛篇》:“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绵幂。……闺人费素手,采缉作絺綌。缝为绝国衣,远寄日南客。”^[28]由此可知,黄葛所制的葛布亦称为絺綌,与《绿衣》的记载相合。因此,“黄里”“黄裳”可能就是由黄葛布制成的内袍,其本色如此,并非制衣工匠刻意将其染制成“绿衣黄裳”的“上僭”之貌。此种黄葛之衣虽属黄色,但并不是所谓的“正色”,正色之黄应当是由专门的染料染制而成的。

《韩非子·五蠹》有“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的说法。葛衣单薄,透气性强,是夏季的理想服饰。然而,葛衣不可单穿。《君子偕老》有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继祥也。”程俊英、蒋见元注曰:“继祥,内衣,如今汗衫。”^[29]可知卫宣姜以葛衣为里衣,在外还穿有一件展衣。《论语·乡党篇》云:“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30]孔子也强调穿葛衣时必须加件外套才能出门。《礼记·玉藻》中亦有:“振絺綌,不入公门”之语。其中“振”通“袗”,为单之意^{[31]370-371}。清代常增注曰:“必表而出之,为其形褻。《疏》云:上无衣表则肉露见,为不敬。”^[32]葛衣单薄,单穿会导致皮肉暴露在外,是为不敬之举。因此在春秋时期,葛衣加外衣的穿法是十分普遍的。故《绿衣》中的“絺綌”当指由“黄里”“黄裳”组成的作为内袍的葛衣。

(四) 绿兮丝兮——关于丝帛服饰

“绿兮丝兮”指的是绿色的丝线,因此“绿衣”的材质为丝帛。在六七千年以前,中华祖先就已经开始养蚕制丝了。到了商朝,奴隶主阶级开始供奉蚕神,那时候有资格穿丝绸的人还是少数^[33]。西周时期,丝织品的制造工艺大幅度提升,周王朝对丝织品的规格与入市有着严格的限制。《礼记·王制》有云:“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31]161}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丝麻纺织业空前繁荣了起来。

对于“绿兮丝兮,女所治兮”的注释,历代学者之

说各不相同。毛亨曰：“绿，末也；丝，本也。”郑玄进一步作出阐释：“先染丝，后制衣，皆女之所治为也，而女反乱之，亦喻乱嫡妾之礼，责以本末之行。”孔颖达指出：“由丝以为绿，即绿为末，丝为本，犹承嫡而使妾，则妾为卑而嫡为尊。”^{[1]158}可见毛、郑、孔之意皆是“女”将染丝与制衣的顺序颠倒，以喻乱嫡妾之礼。朱熹有云：“言绿方为丝，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7]25}认为妾只是丝，尚未为衣。而庄公却偏宠之，使其压倒了嫡妻。戴震进一步解释：“此更言丝者，方其为丝，未为衣也。由女工治之以为衣，则衣矣，其故在所治也。”^[34]强调了在庄公的“治理”之下，妾上僭之举正如“丝”发展成“衣”一般，愈发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庄公的纵容。夏忻提出：“冕弃用丝，丝质最美。绿兮丝兮，喻妾之颜色本盛，又为君之所治，则愈见重矣。”^{[4]84}丝是制衣材料中最为精美的一种，作者以此比喻妾的姿容绝美，而庄公又宠爱她，因此便显得愈发贵重了。

结合前文，朱熹、戴震、夏忻等学者对于此句的解读有自相矛盾之处。若按其说，“女”指卫庄公，那么“女所治兮”便是直接指责庄公纵容妾上僭的行为。若“古人”指的是古之礼法制定者，那“俾无訖兮”指的应当是让庄公不犯错。此句虽然缺了宾语，但很明显犯错之人是卫庄公而非庄姜，庄姜既无需内省，也不必向古人学习以寻求自处之道。

毛、郑、孔三人对此句的理解是相同的，但并未详细解释。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使诗句的阐释越发进入歧途。其实，《礼记·玉藻》有“以帛里布，非礼也”的规定。其表明了丝帛之衣是不能穿之于里的，必须穿在外，此规定正对应了“绿衣”在外的着装方式。而由絺绤制成的葛衣只能穿在里层，也正对应“黄里”“黄裳”在内的穿法。“绿衣黄里”即“外丝绸，内葛衣”。因此，“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搭配在春秋时期是符合礼制规定的，以此为据推断其为“妾上僭”之喻，不通。

诸侯贵族的服饰并非由妻子一人制成。“女所

治兮”中的“治”当为治理、管理之意。而“女”作为治丝之人，其职责为管理治丝及制衣的相关事务。关于制衣之事，大宰、内宰、九嫔、女御等人皆有参与。《礼记·昏义》中介绍了周朝的后妃制度：“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31]820}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九职以任万民。”其“九职”中的第七职即为任用“嫔妇，化治丝枲。”郑玄注曰：“嫔妇谓国中妇人，有德行者。治理变化丝枲，以为布帛之等也。”^{[35]46-47}除此之外，内宰、九嫔也与此事相关。内宰“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35]242}郑玄注“妇职”指“织纴、组紃、缝线之事”，“二事”即为“丝枲之事”。因此，内宰负责教授九御丝枲之事。另外，九嫔“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此处的“妇功”指的也是“丝枲之事”。可知九嫔的职责之一也是教授女御丝枲之事。由此可知，无论是内宰还是九嫔，教授的对象都是女御。另外，《天官冢宰》指出，女御的职责之一即为“以岁时献功事”，“功事”为“丝枲成功之事”，将丝线制成布帛而后进献之，以待考评^{[35]265-269}。由此可知，等级最末的女御应当是丝枲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她们上受九嫔教导，在其之下，还有许多奴隶受其监管。

由此推及诸侯后宫，《礼记·曲礼下》提出诸侯的正妻为“夫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提道：“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而外惟姪娣，左右媵与两媵之姪娣有位号^①，其余曰贱妾，曰嬖人。”^{[10]1054}由此可知，诸侯一聘九女，“夫人”有八位陪嫁。关于其妾氏等级的排列，《春秋公羊传》对子嗣的继位顺序有这样一段描述，“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媵姪娣。”^[36]由此可知，在诸侯后宫中以夫人为尊，其次是右媵、左媵、嫡姪娣、右媵姪娣、左媵姪娣。最末的“嬖人”又称贱妾，并无位分。现将周天子后宫与诸侯后宫类比，其等级排列对应如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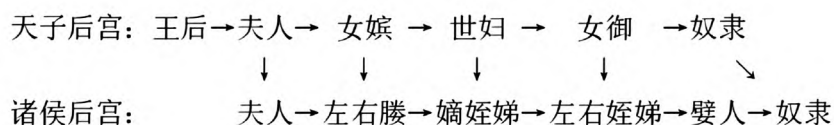


图1 春秋时期周天子后宫与诸侯后宫的后妃位次对比

如图1所示，左右姪娣与女御对应，她们应当是治丝事务的主要负责人。而嬖人的身份级别介于女御与奴隶之间，也没有人数限制，应当是根据诸侯的个人喜好而设的，是诸侯后宫中等级最低的妾。清

人邹汉勋曰：“嬖人非姪娣，乃御婢之属……庄公好之，故必备为之里，为之裳，如下士之服，渐有位号于宫中也。虽有位号，不可衣绿而逼姪娣，故曰上僭也。”^{[37]66}指明了对于庄公宠爱的嬖人，公可赐予位

号,其服饰也能改为下士之服,但其等级是不能与媵媵持平的。媵人的级别位于左右媵媵之后,受其监管,正如奴隶受女御监管一般。因此,媵人也应当是丝枲事务的主要从事者,下有奴隶与其共事,上须接受左右媵媵的管理。按古籍记载,《绿衣》成诗于卫庄公时期。如今尚无新证可推翻其说,姑且从之。戴妫作为媵媵,应是治丝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关于戴妫的记载,《左传·隐公三年》有云: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38]

对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中的记载与前文稍有不同,其文曰: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39]

二者的区别在于戴妫是否为早逝。据记载,卫庄公共有4子:孝伯、卫桓公、卫宣公、公子州吁。庄姜无子,厉妫之子孝伯早逝。而后庄姜抚养了戴妫之子桓公,庄公便立他为太子。窃以为戴妫当为早逝,她去世之后,庄公才将其子桓公交由庄姜抚养。试想戴妫之下的媵人尚且无需将州吁交由嫡夫人抚养,倘若戴妫未死,她亦无需将桓公交由庄姜抚养。

前文已证《绿衣》的主旨在于“思”。据史书记载,与丝枲事务相关,同时又离世的应当仅有戴妫一人。因此推断,“女所治兮”中的“女”指的是戴妫。在她去世后,有人十分思念她,遂作《绿衣》以悼之。“俾无訖兮”指的是戴妫对丝枲事务尽职尽责,在她的监管之下,手下之人亦能免于犯错。

三、“绿衣”归属——作者身份探析

本诗第四章云:“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由此可知,本诗作者“我”即身着葛衣,忍受寒风之人。对于绿衣的归属,《大戴礼记·夏小正》有云:“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之。”^[40]妾之服与未嫁之人相同,皆为绿衣。刘毓庆先生以此为据,认为绿衣为戴妫所服。但事实并非如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而外惟媵媵,左右媵与两媵之媵媵有位号,其余曰贱妾,曰媵人。必皆总角犹童女然,其首既为未嫁之总角,其身或亦为未嫁之绿衣矣。”^{[10]154}清人邹汉勋提出:“媵人非侄媵,乃御婢之属。童年供驱使于宫中,故衣未嫁之绿衣。庄公好之,故必备为之内,为之裳,如下士之服,渐有位号于宫中也。虽有位

号,不可衣绿而逼侄媵,故曰上僭也。”^{[37]66}因此,绿衣当为媵人之服。媵人之中被赐予位号者,虽可服下士之衣,但其地位不可与媵媵持平。唐人贾公彦《仪礼注疏》有云:“《周礼·内司服》掌王后六服,袿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祿衣。王后及上公夫人,二王后及鲁之夫人,皆用袿衣下至祿衣。侯伯夫人与王之三夫人,同揄翟以下至祿衣。子男夫人与三公夫人,自阙狄以下至祿衣。孤之妻与九嫔鞠衣、展衣、祿衣。卿大夫妻与王之世妇,展衣、祿衣。士妻与女御,祿衣而已。”^[41]卫庄公为公爵,其夫人的服饰为袿衣下至祿衣。依次类推,其他妾室的服饰为阙狄以下至祿衣。五服之中揄狄青,阙狄赤,鞠衣黄,展衣白,祿衣黑,并无绿色。因此,绿衣不是戴妫之服,而是媵人之服。

综上所述,《绿衣》为当时的某位媵人所作。在丝枲劳动之时,戴妫负责管理媵人。《邶风·七月》中有关于养蚕采桑制衣的记载,从诗中可以看出,女子采蒿子孵蚕,采桑叶喂蚕,男子为桑树修枝,之后还要缫丝、染丝、纺织到最后做成衣裳,从三月到八月,奴隶要忙上整整半年^[42]。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戴妫对这位媵人多有照拂,媵人因此铭感于心。在戴妫死后,媵人感念其德,遂作《绿衣》以悼之。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此章的前两句中,作者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叙述了“女”治丝的场景。后两句中,作者又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抒发了对“古人”的思念之情。此章的“女”与“古人”当指同一人,即作者所思之人。类似的写法也存在于《诗经》的其他篇目中,如“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邶风·载驰》)此处的“大夫君子”与“尔”指的即为同一群人;“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童》)这里的“狡童”与“子”也是同一个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郑风·褰裳》)此章的“子”与“狂童”亦指同一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卫风·氓》)诗中的“氓”与“子”亦属同一人。从第二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视角转换更有利于情感的抒发,作者心中的情愫以对话形式自然流露,句式上也显得更为灵巧活泼。

诗的一、二两章中的“曷维其已”“曷维其亡”抒发的是忧伤之情不能停止之苦,给人以时间流逝,不绝如缕的感受。《邶风》中通常以这种写法表达思念之情,如“悠悠我思”(《雄雉》《终风》)、“我心悠悠”(《泉水》)、“中心养养”(《二子乘舟》)等。其中,《雄

雉》与《终风》是思妇之诗，《泉水》是思乡之诗，《二子乘舟》是别离之诗。“悠悠”与“养养”既写出了思念之情的绵延不绝，又让人感受到作者之忧随着时间流逝延绵不绝的感受。从情感表达的角度看，《绿衣》所抒发的亦是分离之苦。戴妫去世后，嬖人穿着在其治理之下完成的绿衣，想着她昔日的教导与照拂，触物伤怀，悲恸之情绵绵不绝。

综上，《绿衣》为嬖人悼亡戴妫之作。

注释：

① 夫人自身陪嫁两位嫡姪娣，另外二国再陪嫁左右两位媵妾，两位媵妾各自又带两位媵姪娣，共九人。

参考文献：

- [1] (汉)毛亨，传。儒藏精华编第二二册·毛诗注疏[M]。(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译。(唐)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宋)李栲，(宋)黄樵。毛诗李黄集解：卷四[M]。四库全书本。
- [3] (宋)谢枋得，撰。诗传注疏：卷上[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 [4] (清)夏炘。读诗札记：卷之三[M]。清咸丰三年刻本。
- [5] 富金壁。诗经新释[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
- [6] 邸永强。诗辑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 [7] (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8] (明)朱善。诗解颐：卷一[M]。四库全书本。
- [9] (明)袁仁，撰。毛诗或问：卷之上[M]。学海类编本(道光木活字印；民国影印)。
- [10]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1] 张西堂。诗经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12] 周文麟。《诗经》探赜二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1)：78-82。
- [13] 刘大白。白屋说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 [1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4·诗经编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 [15] 刘毓庆。《绿衣》非悼亡妻诗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04)：99-105。
- [16]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7]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M]。阮刻本。
- [18] (清)陈乔枏。毛诗郑笺改字说：卷一[M]。清左海续集本。
- [19] (宋)欧阳修。毛诗本义：卷第十三[M]。(清)欧阳杰，校。清道光十四年瀛塘别墅刻本。
- [20] (明)郝敬。毛诗序说：卷之二[M]。明万历崇祯间刻山草堂集内编本。
- [21]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2]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九[M]。明万历元年倪炯等刻本。
- [23] 闻一多。诗经讲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 [2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25] 沈从文，王矜。中国服饰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6] (汉)袁康。越绝书：卷第八[M]。景江安傅氏藏明双柏堂刊本。
- [27] (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第四[M]。(元)徐天祐，音注。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弘治邝璠刊本。
- [28] (清)官修。全唐诗：卷六[M]。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版。
- [2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30] (春秋)孔丘。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
- [31]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2] (清)常增。四书纬：卷三[M]。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 [33]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5-26。
- [34] (清)戴震。毛郑诗考正：卷一[M]。清乾隆四十二年微波榭刻戴氏遗书本。
- [35] (汉)郑玄，注。周礼注[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36] (清)李焯。春秋传注：卷一[M]。清同治刻本。
- [37] (清)邹汉勋。邹叔子遗书七种[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38] (春秋)左丘明，撰。春秋左传集解[M]。(晋)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
- [39] (汉)司马迁。史记[M]。(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补。武英殿本：卷三十七考证。
- [40] (汉)戴德，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M]。方向东，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1] (唐)贾公彦，撰。仪礼注疏：卷第三十五[M]。(清)阮元，撰校勘记五十卷。据阮刻本排印。
- [42] 徐映荃，张克勤，赵荟菁。文化丝绸[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

(下转第 129 页)

- 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二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求知,2021(01):4-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黄承梁.新时代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态势[J].红旗文稿,2020(06):40-42.
- [11] 辛熙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分析[J].西部学刊,2020(06):11-13.
- [12]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新长征,2021(01):4-8.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XIN Xi-heng, JIANG Xu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Colleg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ssed that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how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cultivate their qua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s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shape the "initia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otecting na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crea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o maintain the "firmness" of ecological bala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new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novate the mod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and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责任编辑:孔令升]

.....

(上接第41页)

On the Theme of *Shi Jing* · *Bei Feng* · *Green Clothes*

HUANG Lu-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poem *Green Clothes* i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perspectives: green clothes-related affection, form and affiliation. First, the affec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longing for the deceased. Second, the form of "green clothes outside and yellow inside" or "green clothes on top and yellow long skirts at bottom" and the dressing way of "green silk outside and Ge Yi inside" were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etiquette at that time. Therefore, it can not be identified as a metaphor of "concubine's being above the required standard". Additionally, it is mentioned in ancient books that green clothes were for concubines. The excerpt "green silk threads were made by the beloved woman" reveals that the one the poet missed was the lady who made the silk. Among the vassal's harem, the lady of noble birth were main administrators, and concubines were administrated. In the case of Duke Wei's harem, Dai Gui, Li Gu's younger sister, died early, and the concubin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r. Therefore, *Green Clothes* can be seen as a mourning poem for Dai Gui composed by the concubine.

Key words: Green Clothes; concubine; Dai Gui; silk making; mourning poem

[责任编辑:罗萍]